

鲁晓敏 著



江南之盛

JIANG NAN

ZHI SHENG

在江南，每一座古廊桥都扮演了许多重要角色：它们是休憩场所，是坚固装饰，是交易市场，是聊斋平台，是地标建筑，是精神家园，是团结乡民的纽带，是传诵的一座廊桥都有说不尽的沧桑往事。在中国百姓心目中，廊桥不仅是公共建筑，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星罗棋布的廊桥，它们将自己的历史以日常的生活状态呈现给一位浪漫情怀。

江

南

JIANG NAN
ZHI SHENG

之

盛

鲁
晓
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之盛 / 鲁晓敏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339-3958-8

I. ①江… II. ①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 069590 号

责任编辑 邓东山

装帧设计  田禾工作室
TIANHE★STUDIO

江南之盛

鲁晓敏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182 千字

印张 13.75

插页 1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958-8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中国廊桥:跨越两千年的交通图腾	001
江南长城:八达岭长城的蓝本在台州	017
钱塘弄潮:世界最早的“冲浪人” ...	032
西湖,时空的六个关键词	043
郑义门:绝版的江南第一家	051
山下阳:一幅密布玄机的星象图 ...	066
北雁荡山:石头里的天国	073
瓯江上游:一片残存的江南田园 ...	079
建筑秘籍:当“徽派”遇到“闽派” ...	094
风雨彩虹:通济堰的前世与今生 ...	106
洞宫山北坡:华东最大规模的梯田景观	116
江南水乡,水脉流淌出的诗画	127
青瓷时代:千峰翠色龙泉窑	137
芙蓉:世而不俗的生活景象	151

《广陵散》:一曲黑焰上的琴歌 158

卯山仙茶:失落的唐宫饮品 164

第一山:独隐者的大地之书 174

王阳明,吾心自有光明月 183

青藤书屋:疯狂的水墨绝唱 195

西泠印社:一个人的百年经典 201

后记:以散文的方式向江南致敬

..... 214

中国廊桥：跨越两千年的交通图腾

打开今日中国版图，廊桥的分布范围和丰富程度超乎很多人的想象：从江南水乡到青藏高原，从华北平原到武陵山区，从渭河之源到东海之滨，我们可以欣赏到状如飞虹、巧夺天工的浙闽廊桥，古色古香、粉墙黛瓦的徽州廊桥，精雕细琢、亭桥一体的侗族廊桥，结构严谨、造型古朴的客家廊桥，清秀文雅、造型精致的江南亭桥，跨越大川、气势雄浑的西南廊桥，据守名山、坐拥古刹的寺庙廊桥……每一座古廊桥都扮演了许多重要角色：它们是休憩场所，是祭祀宗庙，是交易市场，是娱乐平台，是地标建筑，是精神家园，是团结乡民的纽带，是传播文化的长廊……在中国百姓心目中，廊桥不仅是公共建筑，更是文化图腾。

廊桥前传，两千多年的曲折变迁

公元1287年的一天，经过数月的艰苦跋涉，马可·波罗来到成都。当他推开驿站窗户时，这个意大利人看到了一幅让他震撼的景象：安顺廊桥长龙一样游荡在八百米宽的南河上，红色的廊屋在霞光的照耀下呈现出一派富丽堂皇，桥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桥下穿梭往来的船舶，一座廊桥便尽显天府锦绣。

即使在遍布桥梁的水城威尼斯,马可·波罗也不曾见到如此气势恢宏的大桥,他发出了“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甚者”的感慨。这个游历世界的旅行家对安顺廊桥终身难忘,并把安顺廊桥记录在了《马可·波罗游记》之中。

没有人知道廊桥诞生在什么时候,诞生在什么地点。非常巧合,就在距离当年安顺廊桥不远的地层下,居然还积压着两座汉代廊桥的骸骨,这让揭开廊桥身世的谜底出现了一丝曙光。

2001年初的一天,四川成都金沙遗址附近的蜀风花园大道工地上,一群工作人员正在开挖地基。当挖掘机掘开厚厚的泥沙堆积层后,一座深褐色的巨大木桥骨架展露在他们面前:密集的桥柱如同士兵出操一般整齐排列着,廊屋已经不见踪影,但还残留着高耸的梁架,地上横着粗壮的桥梁,宽阔的桥板上散乱地堆积着残砖碎瓦。

时隔八年,成都盐市口又有一座形制相同的廊桥剥离了历史的泥沙进入了现代人的视野。经考古人员认定,这两座都是建于西汉时期的木结构廊桥。从现存的桥基和木梁中可以窥视原桥的规模和形制,两座廊桥分别横跨四十米和三十多米宽的河流,它们的技术成分已经领先于当时其他种类的桥梁,两座汉代廊桥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古老廊桥,它们的出土很大程度上只是幸运与偶然。21世纪的这两次考古发现,为解开中国廊桥的身世谜团提供了重要线索——因为,它们的现身正好印证了建筑史专家刘敦桢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论断:“廊桥之诞生,或在西汉之前,春秋战国之际。”

我们可以还原两千年前的成都,城阙坐落在水网密布的平原上,一条条河流将城阙割裂,一座座桥梁又将城阙连成一个整体。在城阙中心,数以吨计的木材构成了两座水上巨阙,这两座不知名的廊桥接通两岸繁华的街市。在这两座最古老的廊桥面前,我们似乎可以搜寻到廊桥初始状态的蛛丝马迹。两座并不起眼的木拱廊桥与我想象的有很大差距,与我走过的许多华丽的廊桥相比,它们简陋得几乎可以忽略。其实这很正常,它只是一张初始的草图,作为中国

已知廊桥始祖原本就该这么质朴无华,这样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它越是简陋,越能够彰显廊桥前景的美妙。安顺廊桥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廊桥,它仿佛是埋藏在地底下那两座汉代廊桥的灵魂转世,用无比瑰丽的身姿揭示出廊桥的前世和今生。数百年后,安顺廊桥坍塌,一座崭新的安顺廊桥又呈现在世人面前,它以顽强的生命力昭示着廊桥的不朽。

秦汉时期的成都平原是河流密布的水乡泽国。秦灭蜀后不久,李冰带着幕僚来到蜀郡出任郡守,主持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在都江堰的调度下,纵横交织的水渠像一把美丽的扇面,在成都平原上徐徐铺展开来。为改善成都地区的交通,河渠上崛起了多座桥梁,横跨水网的桥梁技术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改进,桥上甚至陆续出现了用于遮风蔽雨的瓦屋。于是,一种崭新的桥梁形式——廊桥出现在成都平原上。

在成都出现廊桥之前,八百公里外的咸阳宫廷中,已经有了廊桥的雏形和模板。统一六国后,秦王嬴政将渭河水引入都城咸阳,建造了一座华丽的“空中楼阁”,北边连接着寝宫,南边延伸到南山之巅。据《史记》记载,这种建筑叫作“复道”、“阁道”,“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秦王宫中一座座连接宫殿的架空廊屋与后来的我们所见到的廊桥在形制上非常相似,或许李冰和他的幕僚从中受到了启发,将这一营造技术带到了蜀郡。因此,我们展开大胆的推论,廊桥的营造技术或许是由秦人从关中带到蜀郡的。那时候的廊桥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称叫“桥阁”。东汉永平六年(63年)的《开通褒斜道碑》曰:“桥阁六百三十二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

大约过了百余年,临近蜀郡的陇南出现了廊桥的身影,甘肃文县也出现了一座叫“阴平桥”的廊桥,但是无论是成都地区的汉代廊桥,还是甘肃文县三国时期的阴平桥,均为简单的木结构桥:平直的桥板以木柱为支撑,上面有构造简单的瓦屋。到了南北朝时期,西北地区出现了“伸臂式”桥梁,唐宋时期廊桥营造技术日臻成熟,北宋时出现了廊桥中技术成分最高的木拱廊桥。它们巧妙地

倚仗地形地势进行协调组合,根据地势的高低、河床的宽窄、水流的缓急等不同的自然地理状况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桥梁体系。宋代一些著名画家将笔端瞄准了廊桥,生活在北方的张择端和王希孟,生活在浙江的赵伯驹和李嵩,他们活动的区域都有大量的廊桥存在,他们创作了不少廊桥画作,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宋人用书画的形式为我们展示了宋代廊桥,让今人得以一睹宋代廊桥风采。

《中国土木建筑百科词典·桥梁工程》中这样定义廊桥:“在桥面以上立柱构顶,桥面形成长廊式的走道的桥梁。”廊桥由于地域风俗不同,又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形制,让外行人看得眼花缭乱。无论怎么变化,廊桥大致可以分成木拱廊桥、石拱廊桥、木平梁廊桥、伸臂叠梁式廊桥、八字撑木平梁廊桥等几种类型,其中以采用编梁技术与榫卯连接的木拱廊桥建造工艺最为顶尖。在世界范围内,木拱廊桥被认为是中国廊桥的独创。在《清明上河图》中,虹桥成为连接汴水的纽带,桥上的人流和桥下的船舶盘活了整个画面,也成为《清明上河图》的点睛之笔。虹桥与木拱廊桥结构一样,稍有不同的是没有廊屋。这很好理解,一是南方多雨,廊屋有利于保护桥梁。二是虹桥作为汴梁的交通要道,廊屋限制了物流交通。宋代以后,廊桥在中原逐渐绝迹,当人们还在为虹桥扼腕痛惜时,20世纪70年代人们在浙闽山区意外发现那里还保存着二百余座木拱廊桥,“汴水虹桥”的建造技术并未失传!或许,南迁的队伍中就有参与过虹桥建造的工匠,他们跋山涉水来到了山高林密的东南地区,并结合那里的地形创造出了一座座精美绝伦的木拱廊桥。

一座座廊桥从我眼际一闪而过,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从天府之国开始,廊桥传播的洪流便开始沿着陇蜀古道进入西北地区,横向传入中原,唐代安史之乱后,一批工匠由中原进入南方山区。宋室南渡后,大批技术精良的工匠涌入了浙江,然后顺势南下,散发到了更加遥远的西南。于是,我们可以把与廊桥有关的几个地点连成一线,呈现出了一条马蹄形长线:两汉时期,廊

桥的火种从四川成都出发,进入甘肃文县诞生了阴平桥,到了隋唐时期传入河南洛阳、开封,在唐宋时期进入浙江,甚至传到更远的福建。中国文化是辐射形的,以中原为核心向全国范围渗透,中原的文化与区域文化相互融合消化,继而发扬光大。随着民族大迁徙的脚步,一块块桥板在向南伸展,北方廊桥营造技术流传到了浙闽,吸收了当地的木结构桥梁营造技术养分,技术越来越成熟,继而影响到全国的廊桥发展。掌握了高超廊桥营造技术的浙闽工匠继续向湘赣、岭南、云贵前进,在整个南中国大地上用廊桥的形式标注上他们迁徙的印迹。廊桥在东渐南下的过程中,各地工匠发挥聪明才智,极力将桥梁与地方文化糅合在一起,浸染了众多的民族文化色彩,出现了一个入乡随俗的嬗变,以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比如徽州地区的廊桥上多为粉墙黛瓦、黑白相间的徽派建筑,客家人的廊桥多以砖石为材料,颇有中原文化遗风,而侗族地区廊桥则吸收了侗家鼓楼建筑的元素,形成了桥、亭、楼一体的建筑格局。

当南方廊桥遍地开花之后,廊桥却在中原逐渐失去了踪迹,主要是由于中原地带缺少适合建造廊桥的地质条件和可充分供应的木材。北方平原河流的摆动远比南方高山深壑中的溪流改道频率大,这也是北方廊桥稀少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后石拱桥渐渐成为北方桥梁的主流,比如闻名遐迩的赵州桥、卢沟桥等。在廊桥最密集的浙闽山区,福建省寿宁县森林覆盖率达 74.8%,浙江省泰顺县森林覆盖率达 75%,浙江省庆元县森林覆盖率更是高达 86.05%,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为建廊桥提供了便利。南方山峦叠嶂,岭峻沟深,溪流纵横,地貌和建材决定了这里适合建造廊桥。天时、地利、人和,浙闽廊桥不负众望地承担起了历史责任,这块在版图上极易被忽略的山地因为木拱廊桥而在中国桥梁史上奠定了独特的地位。

2011 年 12 月,我应邀到浙江省庆元县参加“第四届中国廊桥文化节”。一进入庆元县境内,远近峰峦蜿蜒,接二连三的廊桥就跳入眼帘。全国有史料记载最早的木拱廊桥双门桥、现存寿命最长的木拱廊桥如龙桥、现存单孔跨度最

长的明代廊桥兰溪桥、全国廊屋最长的单孔木拱廊桥黄水长桥均出自庆元县，这些藏在深闺无人识的廊桥近年来逐渐撩开了神秘的面纱，它们以集团方式为庆元县赢得了“中国廊桥之乡”的头衔。距离县城不远的大济村，我见到了双门桥。双门桥虽然简单却让人百看不厌，跨距不大，规模很小，装饰平淡，桥身被岁月打磨得包浆浓厚，呈现出斑痕的色泽。双门桥在清道光年间进行了翻建，廊桥依旧坐落在原址上，保持着当年的原样，成为初始木拱廊桥的标本。庆元县木拱廊桥在唐代萌芽，宋元基本成熟，明代进入鼎盛期，清代定型，发展脉络非常清晰，营造技艺流传有序，百座各式各样的古廊桥使得庆元成为露天的廊桥博物馆。从庆元廊桥的发展历程来看，也印证了廊桥营造技术传播路线的准确性。

千百年过后，两座汉代廊桥的身躯最终被掩埋在天府成都的重重叠叠的地下堆积层中，《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沉陷在汴梁十余米深的地下成为千年帝都的骸骨。幸运的是，我们今天仍旧能够看到星罗棋布的廊桥，它们深藏在高山峡谷、田间地头，或者坐落在通衢大道、村前屋后，它们带着历史的沧桑，没有一丝的骄纵，流露出恬淡、安详、从容的情绪，以日常的生活状态呈现出一丝浪漫情怀。它们将自己压缩在山水主题下，有着君子之谦，显现出含蓄、内敛、不事张扬的美德。它们散落在南北中国大地上，顽强地延续着中国廊桥的生命，书写着新的建筑神话。一座座横跨千年的廊桥，构筑了民族建筑史上的丰碑。

功能演变，由宗教建筑嬗变成文化景观

公元831年的一天，唐朝诗人元稹在弥留之际，将一笔撰写墓志铭的润笔费交到白居易手中，嘱咐挚友为自己捐献功德。白居易想起了建于北魏时期的洛阳香山寺已经破败不堪，于是他用元稹这笔润笔费对香山寺进行了修复，并撰写了《修香山寺记》一文以示纪念。他或许没想到，文中的“登寺桥一所，连桥

廊七间”，为我们留存了一丝关于唐代廊桥的宝贵信息。

从今天各地保存的几座早期廊桥来看，它们要么诞生于寺庙周围，要么本身便是寺庙建筑的一部分，这也可以从白居易《修香山寺记》的诗文中得到佐证。早期的廊桥可以给我们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它从具体的交通功能逐渐向着宗教功能转换。在《中国古代桥梁》一书中，唐寰澄根据史料记载列出了一份《建桥名家录》，提到了30余座宋代桥梁（包括廊桥），其中17座桥由僧人所建。这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早期所建的廊桥具有浓厚的宗教建筑色彩。

据桥梁专家唐寰澄考证，河北省井陘县苍岩山上的桥楼殿是一座建于隋代的石拱廊桥。这座赫赫有名的“千丈虹桥”、“空中楼阁”是福庆寺的主体工程之一。西藏拉萨琉璃桥始建于唐代，距离著名的大昭寺约500米，与古驿道相连。湖北省黄梅县保存的两座唐代石拱廊桥——灵润桥、飞虹桥，均为当地著名的宗教建筑。又如白居易《修香山寺记》中提到的唐代廊桥，是一座建于河南洛阳香山寺中的桥梁；而宋代四川峨眉山的解脱桥和山西省泽州县的二仙观廊桥、辽代山西大同华严寺石拱廊桥等，亦为寺庙建筑的一部分。

唐宋之后，廊桥越来越多地进入山区，成为乡村地区的公共建筑，但其宗教色彩似乎并没有减弱。佛教经典《华严经》曰：“广度一切，犹如桥梁。”桥梁的渡河功能与佛教教义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桥梁常常出现在佛教建筑中，寄托着信徒的信仰。与普通桥梁不同的是，廊桥既可以作为交通工具，又能提供膜拜、祷告的空间。这些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打造出来的廊桥建筑，是人们以廊桥的形式对未来世界产生的憧憬，而这种坚忍不拔的追求，才是推动宗教和廊桥完美结合的动力所在。

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廊桥从宗教世界走进世俗社会。但是，乡村的廊桥并没有褪去宗教色彩，反而在祭祀、信仰内容上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在廊桥分布最为集中的浙南、闽北地区，廊桥最大的特色之一便是“桥庙结合”。比如福建省寿宁县存留的66座廊桥当中，51座设有祭祀场所，主要供奉观音菩萨和陈靖

姑；福建省屏南县存留的 61 座廊桥当中，有 53 座桥的桥屋内设有神龛，同时供奉多组神灵。廊桥在某种层面上而言就是交通建筑和宗教建筑的结合体，一些桥干脆以宗教词语命名，如仙宫桥、观音桥、三公桥、普济桥等。

为了表达对神的敬重，工匠在廊屋中间加建歇山顶式檐或者高大的阁楼，仿佛在廊屋上戴了一顶官帽。桥中设置神龛，供奉观音、关公、平水王、文昌君、妈祖、土地神、社公等神佛雕塑或者画像，廊柱上挂满了难以解读的神秘符箓。神佛的位置大都处于廊桥的中心位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心灵上都最好地突出了神圣感。每年的正月，是浙闽地区廊桥祭祀活动最隆重的时候，虔诚的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桥上，依次进行祭祀。人们隆重地摆上整只猪头，奉上茶、酒，再端上几盘菜肴、水果，插上几炷香，便开始磕头作揖，祷告祈福，一边祈求廊桥的平安，同时也表达合家团圆、老少平安、风调雨顺、财源广进等愿望。此外，每月初一、十五也常常有善男信女前来行祀。廊桥四时香火缭绕，祈福声四季不断，此时的廊桥成为乡人的精神彼岸。在我看来，廊桥更像是一组组木头构建的祭坛，是人类祭祀上天的礼物，寄托人类一切美好的愿望。

在热衷于追求风水的古代，廊桥除了作为交通工具之外，还要满足苛刻的风水条件。风水先生一脸神秘地捧着手中的罗盘，在村庄四处走动，指针在天干地支时辰方位中不停地转动，最终，针尖停止在一个固定的方位。在风水先生选择的风水宝地上，先人建造起了廊桥，因此也叫风水桥。每一座廊桥都坐落在村镇风水最佳、风景最好的地方，完美地体现出中国道家学说“天、地、人合一”的太极境界。在浙江省庆元县的月山村，两公里长的举溪上五座古廊桥遥相呼应，可以说是中国廊桥分布密度最大的村庄。村庄前后两山余脉到村尾汇合形成豁口，步蟾桥锁住水口，来凤桥扼住村庄的入口，两座体积庞大的石拱廊桥酷似威风凛凛的城门，一前一后镇守着月山村，隐然带上了龙吟虎啸的气势。月山人认为桥可以理顺风水，阻挡村庄风水不外流，桥可以辟邪祈福，保佑村庄风调雨顺、子孙昌盛。

与山区廊桥的廊屋不同,江南水乡的廊桥精巧别致,变化多端。这时候的廊桥,不仅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身上浓厚的宗教色彩也在逐渐褪去。江南园林廊桥和京冀皇家园林中的廊桥是实用型向景观型发展的典范。它们坐落在水乡园林间,有的成为园林的主题,有的成为辅助建筑,充满了诗情画意和浪漫色彩。

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交通工具的廊桥被赋予多样化的功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将建筑、宗教、彩绘、雕刻、书法等中国文化元素和谐地融为一体的艺术品。一切景语皆情语,廊桥延绵出千年的古典美,廊桥和山水人文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古意盎然的画作,呈现出典型的东方审美情趣。

到了明清,廊桥从最早的交通工具发展成了包罗万象的建筑博物馆。廊桥成为东方建筑的典型代表,几乎将屋、亭、台、楼、阁、殿、水榭、长廊等等传统建筑都搬到了桥上,桥头延伸出门楼、牌坊、碑亭、庙宇等附属建筑,形成了水上宫殿或者水上园林,集中展示了传统建筑的空间关系和整体布局。桥身飞檐斗拱,桥体雕梁画栋,牌匾林立,楹联密布,诗赋绕梁,葱郁文气逼人而来。桥身彩绘和雕刻内容丰富多彩,多为传说故事、英雄人物、耕读传家、吉祥图案等,让人目不暇接。

回溯两千年,廊桥从成都地底下出发,经历了一系列嬗变,除了保持最主要的交通功能之外,在工匠的斧凿下,廊屋的空间得到了最大化的扩展,呈现出宫殿般的奢华,成为集躲避风雨、乘凉歇息、烧香拜佛、公共议事、宗族祭祀为一身的场所。每一座廊桥都能够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每一座廊桥都能够交代清楚区域文化背景,透视出先民的哲学思想、文化观念和审美情趣,也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见证。

六条廊桥带，覆盖了二十个省级行政区

三千余座大大小小的各色廊桥遍布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它们或横跨绝壁险滩之上，或高悬于深山峡谷之中，或浮于江河溪流之上，或静卧村落市井之中，历经千百年风雨洗礼，成为贯通山川河流的交通图腾。

2001年的一天，摄影师吴卫平决定，把其后半生的摄影生涯留给那些散落山间的座座“飞虹”。十二年的时间里，他对二百余座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廊桥进行了详细拍摄。为了寻觅廊桥的踪迹，吴卫平的脚步几乎穿越了祖国的半壁江山，他驱车近十万公里，跑遍了全国二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于一位执着的摄影师来说，这些建筑已经不仅是普通的桥梁，而是一个个活着的生命。

吴卫平每完成一座桥的拍摄，都会为它整理出一份详细的档案，并将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标注在 Google Earth 上。久而久之，吴卫平发现了廊桥的分布规律：密密麻麻的点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六个带状区域，这和过去见到的地震带有些相像。他在全中国范围内圈点了六条廊桥带，它们分别是：浙南—闽北廊桥带、江南地区廊桥带、大武陵地区廊桥带、客家地区廊桥带、西南地区廊桥带、华北地区廊桥带。在吴卫平的地图上，一幅清晰而壮观的中国廊桥风景图在我们面前开始徐徐展开……

浙南—闽北廊桥带是全国廊桥精华的汇集地，这一带廊桥的密集程度、工艺程度和精彩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地区。二百余座木拱廊桥气贯长虹般地跨越峥嵘山峦，连接着山外通途。江南地区廊桥带分布在江苏、浙江和上海交汇的长三角地区，即狭义上的江南地区。这里的廊桥数量虽然不多，但每一座都是古人留下的精品力作，成为点缀在园林水乡中的朵朵奇葩。大武陵地区廊桥带廊桥数量也非常可观，北至陕西紫阳，东到湖南凤凰，西至重庆合川，南到广西桂林，它们集结在喀斯特地貌上，数量和密度仅次于浙南、闽北地区。此

外,还有闽、赣、粤三省交界的客家地区廊桥带,掩映在四川、云南、西藏三省区的高山大川中的西南地区廊桥带和华北地区廊桥带。六条廊桥带,覆盖了全国二十个省级行政区,它们因地形地貌和风俗民情而风采各异,形成了精彩纷呈的区域文化。

我生活在浙南—闽北廊桥带,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浙西南小镇玉岩就有多座廊桥,我每天都经过这些廊桥,被它们迷人的风姿所倾倒,渐渐地对廊桥产生了痴迷。我的足迹涉及吴卫平圈定的六条廊桥带中的五处,在我见过的一百多座廊桥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湖南省芷江县的龙津桥、浙江省庆元县的兰溪桥和河北省井陉县的桥楼殿。看到这些霸气十足的廊桥时,我的情绪瞬间就达到了高潮,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

侗族廊桥形制上以气势见长,气势磅礴,龙盘虎踞地横亘在江河之上。龙津桥是典型的侗族廊桥,这条当今世界第一大风雨桥强烈地震撼了我的视觉。站在桥上遥望两岸,目睹着这座全长 146.7 米的长桥如一座巨大的罗城盘踞在舞水河上,亢奋的情绪也跟随着廊桥的跨度呼之欲出。七组五层廊屋和八组三层廊屋层层叠叠、高低错落,远远看过去仿佛一把巨大的锯子将水天拦腰锯断,一种跌宕的雄性美奔放在芷江县城上空,更赋予城市以雄浑的气魄。整座桥梁气势宏大,甚至比著名的佛罗伦萨廊桥更加雄伟。龙津桥充分地呈现出侗乡建筑的文化品位,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中国桥梁建筑和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

在我眼里,最美丽的廊桥当属兰溪桥。兰溪桥气势如虹,横跨在青山碧水之间,屋顶微微向上反曲,形成柔和的凹曲面,屋檐的相交处突然翘得很高,形如飞鸟展翅,呈现出建筑的几何之美。兰溪桥是中国单孔跨度最长的明代廊桥,大跨度的几何形状在溪水的倒影中出现上下两道长弧。丰满的弧度展现出折扇的画面美感,它的美超越了当年的汴水虹桥。凝望着廊桥优雅的轮廓,山水在这一刻仿佛突然隐退而去,天空中浮现出“长虹饮涧”或者“新月云出”的奇观。

桥楼殿是现存最古老的廊桥，它坐落在苍岩山上，单孔石拱桥上建筑起了一幢佛殿。站在苍岩山脚向上仰望，它横跨在七十多米高的山崖上，以上达天庭的视觉感凸显出宗教的神圣。在这样的圣境中，我由衷地感叹建筑的鬼斧神工。此桥建在隋朝，比“桥梁活化石”赵州桥还要早，堪称现存石拱廊桥的始祖。它和山峰紧紧地凝结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没有了廊桥的拉力，两侧山峰将会自然倾倒。金色琉璃和朱红色殿柱在阳光的映照和山崖的反光下，显出一派流光溢彩，形成“桥殿飞虹”的天下奇观。

这三座廊桥是各个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段的廊桥代表之作，成为中国廊桥建筑史上的奇葩。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建筑工艺绚丽多彩，精致程度远胜其他种类的桥梁。廊桥轮廓美也胜过其他种类的桥梁，廊桥横亘在山水和村镇之间，庞大的体积比其他形制的桥梁显得更加大气磅礴，即使体积再小的廊桥也能最大程度地呈现出建筑的几何美感。加上廊桥的文化成色和自然神韵，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中国人挑剔的审美情趣。

民间力量，让廊桥变成不朽的建筑传奇

今天，农耕文明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迅速瓦解，中国古老的建筑除了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公共建筑之外也在逐渐地消失和泯灭，廊桥作为公共建筑和宗教建筑的结合体得到大量完整的保存。大量廊桥留存的地方也成为了民俗文化相当繁盛的区域，廊桥密密麻麻地记录了风土、民情、宗教、宗族、耕读文化等信息，成为一条条贯古通今、见证历史的文化长廊。

在中国建筑中，桥梁很难与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园林建筑相媲美，无论从格局、规模还是精致程度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只有廊桥是个例外。在崇山峻岭之中，沟壑纵横，水急滩险，为了方便出行，先人将足够的智慧集中到河流上，遇水搭桥，山河从此贯通。千百年来，一座座廊桥犹如彩虹般从河流上跨越而